

普
139
28

14
139
28



門 104
號 109
卷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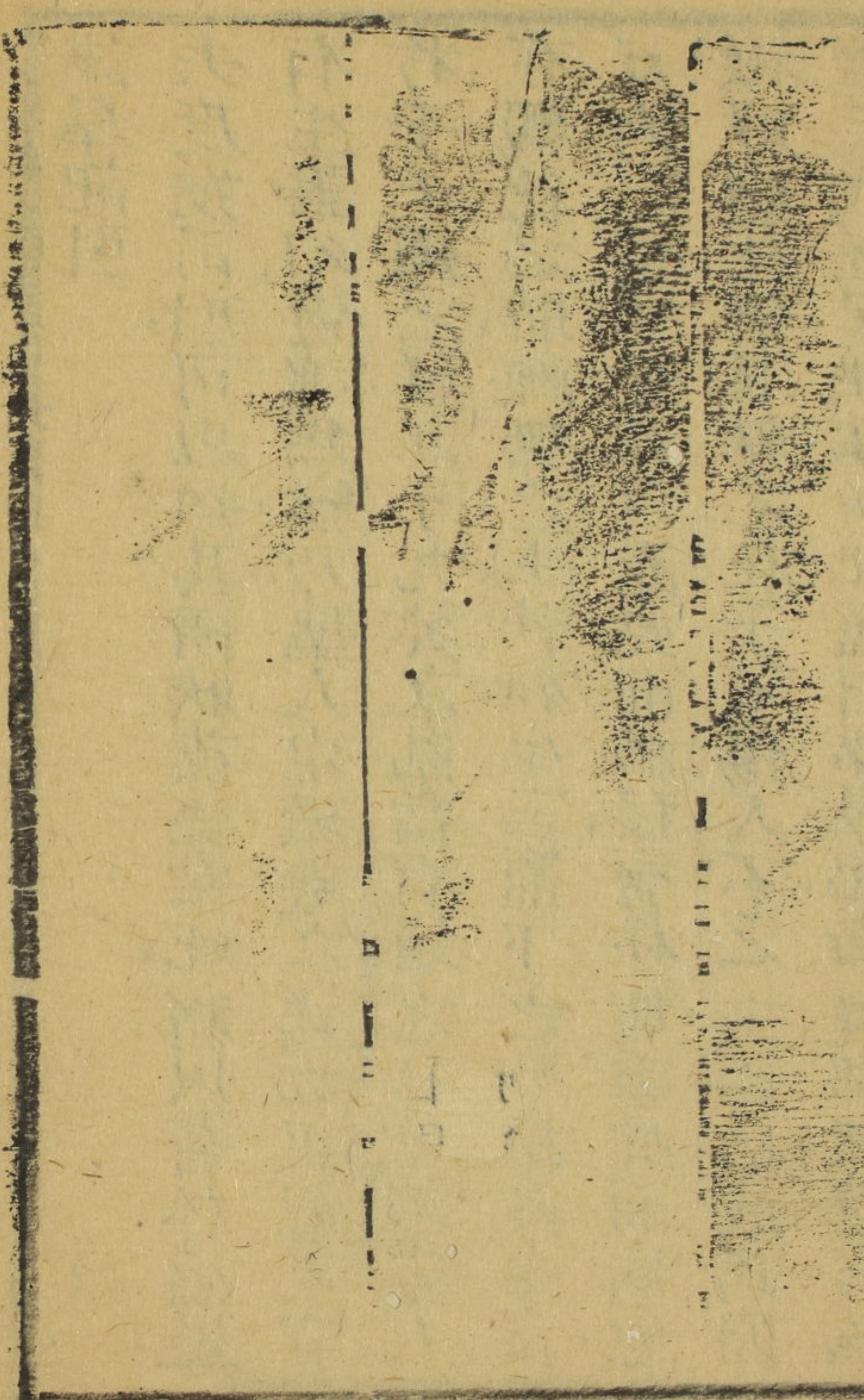
諾臯記引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
有生盡幻遊魂為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言
考乎十燭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口鬼不傷人
在觀德之時神無之主若列生言龍下之駒撥莊生言
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
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
覽歷代怪書俱疏所記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與言風
波不足以辯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滄息之暇足為

諾臯記

五集

鼓吹耳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諾身託

唐 段成式撰

崑崙之虛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太一君諱膈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塹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明封白雀為

上卿侯改白雀之亂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
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一作陰第二星曰叶一作詰一作詰

第三星曰祝金第四星曰拒一作理第五星曰防一作第

六星曰開寶第七曰招搖一作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

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下丑日死一曰婉

於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

有六女皆名察一作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

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

下為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

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

兄礪上童子尖上紫官君太和君王池夫人等一曰竈

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水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

金一匱言名馮循一作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

若星記

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
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 丙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
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 丙戌日鬼名龍生 丙午日鬼名

挺彘 乙卯日鬼名天階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

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退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

辰日鬼名天難 辛卯日鬼名懋 西虫鬼名髮廷達

廁鬼名頊天竺 一日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

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蛇

鬼名例石圭 一日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

茶鬱壘領萬鬼舊雜 詞曰甲作食凶狒胃食虎雄作食

魅騰蘭 一日 食祥攪 一日 諸食咎伯倚食夢強梁祖名

共食磔 一日 死 寄生 窮奇騰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

遊光 罌毅 諸渠 印堯 夔瞿 倨獍 將劇

摘脉 堯峴寺 峴等 堯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 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

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卽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郝息見父憂悲問曰王有隣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日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白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逐日轉蹤匠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

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灰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寤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日加討襲諸國所

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線一條自雷一一與妃妃
因衣其綰謂王綰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
恐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
線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線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
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
線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線上千萬重手印悉透
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
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陀婆
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國索娑陀婆恨

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陀婆恨王與羣臣報曰我國雖
有王名娑陀婆恨原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
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
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色伽王知其偽且自恃
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
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
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工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

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
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
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
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而
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
尺今加六寸矣

荆之清一作水苑一作口傍義興十二年有見羣落此

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
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
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
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
一作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
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
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

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
水流洶洶然遂一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
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
月十日武昌王不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
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
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為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
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
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

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開書曰裕興超
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
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
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爾河
間夜中忽大水葦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岸
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鼉一日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
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臨清有姪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
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

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寔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氏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

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伎。一作日波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

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
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
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一根士人威勢
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
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
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物無未必不如物有王大
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頗領問乎經十餘年士
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惟問之王泣
曰吾國有難禍在且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

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
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
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
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
前求謁龍王龍官狀如佛寺所圖大宮光明迭激日不
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
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
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
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

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蝦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土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書一作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

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運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水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僕各一人得還，具奏。元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亦猶崢嶸如山，隔水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

衆屍不復見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暎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田夕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床前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

露下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而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賈相公眈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一作日當有兩

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每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家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香鋪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觔蹄下貫銅鑲鑲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之
博士邱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

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氣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竟曰不固窺我七實野又與尔有緣終不害汝女素慧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尔縱殛不久当尔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以人雜或有自

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院其頭唾其面者行人
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
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
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悞犯之當爲天戮又經
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不歸因授一青石大
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
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卽管頃已至其家墜
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

忽值引騶呵辟書吏遽映人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
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
者前白車鞅索斷紫衣者自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
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還持
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
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所中及醒見古屏上
婦人等悉於月前跽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

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
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
屏亦無其他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救勒之術
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
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
弥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
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礼智圓遽整衣恠問弟子何由
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

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
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
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
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尋十
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
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
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
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声高曰慈悲何
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

言言
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喉中刀流血死矣。僧
惘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
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襪乞漿於田
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
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間，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
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鋤索而獲，卽訴
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寃也。僧具陳狀，
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
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結印契縛。

禿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
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
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聖古邨
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
彌棺中，乃茗蒂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備，刀得錢五環，因買田畔一
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隣人盜斫，剝及腹，忽有
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
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

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斃
錢成龍形跡王清本

元和中蕪湛游蓬鵲山暴糧鑽火境無遺址忽謂妻曰
我行山中觀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
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
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纒
及其光長叫一声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蠶矣有蜘蛛黑
色大如鉛鏹走集巖下奴以利刃決其網方斷蘇已腦
陷而死妻乃積薪燒其崖臭滿一山中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
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劍者
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
能食鱸常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
野亭觀其下箸初食鱸數盞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
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盞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
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坐客競觀之隨
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捧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

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入，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鱸。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言常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瓮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鳥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貼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漚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窟，置虫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蠕而長，窟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窟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

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
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梳就井承水誤
墜梳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
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
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竊之
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覓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
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駭

至三更後之盪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
捽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袒而出還
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
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
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
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貲乞密前事
孟不敢辭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
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
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

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
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
戒夜食，必瀆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
句云：日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
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
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
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遂滅。妻
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

乃索茶一甌，向日如咒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
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
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
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口
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
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柰，何
亦許。至一日過西，有僕馬車從至門。姥亦至曰：主人生
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不下一
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

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酌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履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

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必携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譽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聞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譽頗異之笑聲漸

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登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崇，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濶，勢如鑊形。乃火上沃醢，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拊掌大笑，有頃，共牽登八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登亦隨出。登絕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登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登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于庭。

樹每雨，所溜兩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一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真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烟生，彌于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五金一作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西常築牆於
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乃率莊客指揮
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遠視之飯數斗悉
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蓋牆之半如界
焉因詣巫酌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慘操一日永嘉郡記作山魅一

名山駱一名蛟蛟一日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

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
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名山

贈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
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
都婦女為人都鳥鳥一日都左腋下有鏡印潤二寸一分
右腳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
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
禁有打土地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
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其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
可為履履治腳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鑿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鬪髀拜北
斗鬪髀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于
球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
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
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跡前
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
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
月宮有符有醮目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但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
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卓南人以上長
繩繫于野外大樹下人匿于旁樹穴中以伺之三日後
知無人至乃于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
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
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于草中若不可得
當打之數百方官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
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

聽向下有人語及雞新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章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一作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日如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太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繼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擊一

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之執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豎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辨乳二升沃于園中亦見物處我前生為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為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肆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繞半寸齒出杖策入門請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胆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

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于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十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卒，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肢，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咤魅，敢凌人如此，復被齧，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戴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

叱上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惧，謝曰：「某愚騷，內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乃曰：「且解知悔，此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玉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京宜平坊，有官人夜歸，人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

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
 根枯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錯他管反補器又樹溜
 云器錯物頭也樹溜
 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
 即驢矣筆錯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早有沽其酒者月
 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
 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
 鹿大言曰乞一煎餅眾僧驚散惟惠恪撥煎餅數枚置
 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

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
 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礮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曰我
 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
 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
 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麩行
 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闕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
 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擒一

蕩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
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嚙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
一家驚怖遂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
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錄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闕爲
災祥密令人持鏹闖擊之正當其胸驕然反中門扇鈕
大怒詬闕曰爾如此勿悔闕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
怒方解鈕至今尙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元常出郊廁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
瘡甚行數白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元見其肘老

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元如其言及
解視之一臂遂落又元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
又元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
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
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
多覺臍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
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
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

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
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斗
器常起于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
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縷如線焉時
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
將剖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支諾皋

唐 段成式撰

臨瀨一作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
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
院呼智通至曉声方息歷二夜声侵戶智通不耐應曰
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 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
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
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
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觀之乃以香是舉灰火竄其

支諾皋

五集

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闕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必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躑，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怪目絕。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攜狗及猫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鶴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正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

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鶴，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爲我暫留，且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豈安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旣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酌酒直且返。

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負衣具。夢林如期。備酌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大競鶩。日差矣。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

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上動簌簌。崔生意其蚩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且香茵列。

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龕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歛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捧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縷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

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升人，因訝僂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忽忽就剪，誤傷下唇，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昏，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痂面蠟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

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
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日由乎
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
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率矣辛大
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
語言徃徃有精義至不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
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
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
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

輪臨去以綾帕復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
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
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復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
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
年妻尚未生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鞢履
有憤於黔婁植索塗見稱於揚子差不同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川其兄
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遂焚香勸勒
兄忽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何橫於事我止居在

南柯愛汝苗碩多獲故暫來耳契宗疑其狐魅復禁桃
枝擊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殛汝可加力勿
止契宗知其無奈何乃已病者歛起牽其母母遂中惡
援其妻妻亦卒迺墓其弟婦回面失明經日悉復舊乃
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鼠數百穀穀
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去及明矢所在契宗
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爾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
弟自來因長呼曰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
祖赤如火從病者脚起緣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

持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穴躡至二房見
其物潛走甕中契宗舉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經三日發
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
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衆意其興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
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憩其茗有
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
令呼人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
夫死無兒今服禮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

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猶愛之乃戲曰妹旣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旣無託願執屨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貲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嚙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

復應啟其戶戶牢如鏡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八年省躬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卒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人利俗坊

纜人坊內有哭声起，受寄者殮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纜，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卽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多有死者。

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陵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繫巾網，獲一焉。真子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

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問失所在自是遂絕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麓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

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室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一曰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絕啟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父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蠹女娠絕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成式常見道者論枸杞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爲地仙矣田氏無分見

怪而去宜乎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錢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常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詰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號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歲於谷中中

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餓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麋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其論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答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弟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

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
至谷中見村人說

德宗末年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
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
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過此不
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
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
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質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
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
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一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不
復見郎君出將之菜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
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
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
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
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
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幘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
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時盧氏外

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
為忽曰但鹿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
悟即遣使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
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
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
敢言者洎相國崔郢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
判責金天王董氏杖背遁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婿處
生舍之於家其靈歟矣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蛺蝶

圖白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成式一作段文昌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

達瓜州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即
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
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
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
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
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義留
竟不為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

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郎君琴聲
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温谷
訪內弟樊元則元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
此一女鬼相隨請爲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
窸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卽投紙筆於燈影中少
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七字辭甚淒
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
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
旋灰直上數丈及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敏

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
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
香魂不相遇

荊州百姓郝惟諒性麓率勇於私鬪武宗會昌二年寒
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於墻間迨宵分
方始寤將歸歷道左里餘值一人家室絕卑雖張燈而
頗昏闇遂詣乞漿觀一婦人姿容憔悴服裝羸弊方向
燈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
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

太和成邊不返妾遭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於
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
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
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
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辨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
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
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
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
襯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

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
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
錫夜入山林越兒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
捫蘿垂腫無幽不跡因是跣蹠憩於巖下長吁曰飢渴
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富有道士坐繩床僧詣之不動
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歛起指石地曰此
有米乃持鏹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卽着
於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

笑曰君殮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
為客設戲乃處木裊枝投葢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閉目
有頃又旋繩牀劫步漸趨以至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
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飢渴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
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
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而遇
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日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
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

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
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
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
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闈豎左右常數
十人或隱几搢頤竟日懶為一言其子饌羞猶為精潔
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
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筋每令侍婢主尺牘
往來復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
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

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朶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
織題其後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
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謫不輟旦夕
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
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
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
常爲持權者所忌

烏重省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領岡前紅簫隴下葬
用丙日手板相亞重省依而用之

方玉石

周末有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十八字當時莫識遂藏
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
時叔孫通識二字

石室銘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路地
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也三十

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古塚銘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

湯家志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云：我死後三千年，因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賣造墓。

劉寵喪母時，亂墳墓發，傷寵乃，矯母命為家貧無財，唯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送，免發掘。

虎邱

閩閩家在閩門外，銅榔三重墳，池六尺，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為虎邱。

不用棺槨

盧植臨卒，勅其子儉葬於山，足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葬家側

梁鴻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書生語地

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三公其後公路年十八驕豪故常食蜜飯諸女以絳爲地道遊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

千人會葬

郭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又鄭元卒遺令薄葬衰經赴者千餘人

氣如絲帛

蚩尤冢民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疋絲帛民名爲蚩尤旗

松栢不彫

白水有高巖臨水頂有柴侯墓遙望松栢卒歲不彫

冢樹西靡

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師其冢上樹皆西靡

大蛇繞墳

陳蕃冢昔值軍亂聞墓有寶二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

增側雷雨晦冥竟不得發

象祁連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
冢象祁連山

瑠璃為魚

始皇冢中以瑠璃雜寶為龜魚

石麒麟

五柞宮前有石麒麟一枚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如皇陵
山墓上物也

玉蟾蜍

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
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書滴

白狐

廣川王發藥書冢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擊之傷
其左腳其父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
吾左腳

竹書

大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王家得竹書漆字

得罇簫

咸寧三年胡人發張駱冢得白玉罇紫玉簫

諛墓

劉乂因持韓愈金數斤去云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

無柝棘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為異而孔林無柝棘也

馬陵

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阮咸

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器也命易以木絃其声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紫玉盃

梁昭明墓為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盃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

玉展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

茶酒輒祭

列禦寇墓在鄭郊胡生家貧有茶酒輒祭

並枕樹

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巨虵

有盜發蜀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水乎各飲一杯兼與王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

漆矣帶乃巨虵也

埋玉著土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銅斗

有人開元武湖於古冢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

塚墓自移

地一
天寶十一載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占曰塚墓自
移天下破

壠上記終

